

马戏团的幽灵

「俄」尼·列昂诺夫 著

王吉有 高国琪 译 谷羽 校



百花文艺出版社

I 512.45

马戏团的幽灵

「俄」尼·列昂诺夫 著

王吉有 高国琪 译 谷羽 校

百花文艺出版社

40682

Леонов Н. И.
Удачи тебе, сыщи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1995 г.

马戏团的幽灵

作 者 • [俄] 尼 • 列昂诺夫
王吉有 高国琪 译
谷 羽 校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印 刷 •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

850×1168毫米 1/32 开本插页 4 印张 10.25 字数 230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2767-8/I • 2474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序 曲	1
第 一 章 “俄国熊”	6
第 二 章 第一个冤魂	24
第 三 章 不眠之夜	50
第 四 章 各怀鬼胎	69
第 五 章 交换礼品	90
第 六 章 又一宗谋杀	117
第 七 章 急转直下	140
第 八 章 迷雾茫茫	172
第 九 章 围捕	194
第 十 章 行猎	216
第 十 一 章 终点冲刺	243
第 十 二 章 剑拔弩张	264
第 十 三 章 清算	287
尾 声	321

序 曲

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上校在苏联内务部任职，先后在各部门工作了十九年八个月零二十六天，就在离退役期限只剩下三个月零四天的时候，却突然被解除了职务，原因是他失去了上司的“信任”。

现在就是这年月——部长会议主席和各部部长频繁替换，就像车站旅馆来去匆匆的过客，床单刚刚弄脏，就急急忙忙乘上火车驶往他梦寐以求，其实未必如意的地方，他要拥抱他的恩人，而那个人也许昨天还是他的冤家对头。

上校警官古罗夫上星期四刚被解职打入另册，可星期一又被请回原单位，没有人来赔礼道歉，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一场误会，把人名儿搞错了，原因嘛，你们基层人员太多，而我们上面人手又太少——这年头儿，出这种事不足为奇。当然啦，现在的火车仍然疾驶如风，如果车轮子还没有在易货贸易中被换成鸡蛋的话。总而言之，在被辞退的日子里，侦探古罗夫有了时间，他把他那套单身汉住房着实收拾了一番，还跑了趟澡堂，喝了瓶酒，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可他刚一起床，电话里就传来了他的朋友，一位将军的抱怨，说是国内刑事犯罪日趋严重，还引用了不少电视报导中经常提到的那些说法。

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上校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将军都在刑侦局供职：上校在那里服役将近二十载，而将军已经干了差不多四十个年头。古罗夫身材魁梧，体格匀称，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优雅帅气，看着他，人们不禁会想，准是当年布尔什维克弹药缺乏，没能把俄罗斯帝国的世袭贵族斩尽杀绝，这些该死的家伙居然又繁衍出了后代。将军的长相却和他恰巧相反——中等身材，略显臃肿，行动笨拙，瞧瞧他那张脸，简直让人伤心落泪。这还不说，将军还时不时用十指短粗的手掌摩挲自己的面颊，仿佛是想把那张脸重新塑造一番，让它变得体面一些。每当将军和上校站在一起（这种机会非常多），就会使人猜想，肯定是奥尔洛夫的父亲当年没能把古罗夫的祖父一枪给毙了。在我们这个动荡的年代，什么蹊跷事见不着呢？

您想必已经明白，这两个人是好朋友，尽管他们的特征截然不同。

今天，他俩一起在上司办公大厅的地毯上站了很久，聆听有关恪尽职守和报效祖国的训话，而现在，他们正坐在奥尔洛夫的办公室里相互发着牢骚，抱怨世风日下，对各自的生活尤为不满。

“列夫，论侦探，在我们国家你能坐上第二把交椅。”奥尔洛夫说罢，稍事停顿，好让对方问他谁该坐第一把交椅，然而古罗夫没有开口，只是宽厚地微微一笑，于是他接着说，“侦探可不仅仅是侦查员……”

“首先得办事麻利，”古罗夫接住他的话茬儿，“还得是交际能手和马屁精。要知道，正是他们泼了我一身脏水，可我还得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什么我理解领导的处境也很难，整天精神紧张，负担繁重，什么情况都在所难免，算啦，让我们忘掉以前的事吧……”

“想起来就像在昨天：那时你还是个瘦巴巴的半大小子，一双

蓝眼睛，很天真，当然，也很有才干……”

“很远吗？”古罗夫问。

“什么很远？”

“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你是不是要把我打发到很远的地方去？”

“去马戏团。”

“好啊，马戏团倒是抬腿就到，”古罗夫露出一丝微笑，“只需步行十来分钟，就能走到它的演技场。”

奥尔洛夫斜睨着鼻子尖，不悦地哼了一声，从文件夹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递给古罗夫。这张揉皱了的纸上一共只有几行字，从那歪歪扭扭的字体可以看出，写信人不大注意书信文体：“彼得，你好。如果你身体健康，快到我这里来一趟，有话跟你说，这事和你们局有关系，再说那笔小账也该清了。米哈伊尔。”

古罗夫把纸翻过来，对着亮光照了照，甚至还闻了闻，然后放到桌子上，说：

“一股劳教所的气味，可你说的是去马戏团。”

“是狗熊味儿，不是劳教所的味儿。米哈伊尔·罗果任是马戏团演员。以前当过技巧演员，后来又在演技场上耍过钢叉，最近这十五六年一直跟狗熊打交道。我们这个地球他来回回都走遍了，他可是举世闻名。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你一见到他，马上就明白了。他这个人是用整块材料铸成的，没有毛刺，没有接缝，浑身上下着着实实，一点虚的地方也没有。既然他来信说需要我去，那说明一定得去。可我去不了，这种差使我没法向上级交代。因此我还是委托给你，形式上只不过是例行的巡视。你明白吗？”

“不明白，不过，既然需要嘛……”古罗夫耸了耸肩膀，“如果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说说这笔小账指的是什么？”

“这是秘密。”奥尔洛夫隔着桌子把出差介绍信和一家畅销杂志编辑部的委托书递了过来。委托书上注明，委托记者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收集资料，并写一篇关于功勋演员米哈伊尔·罗果任的特写。

古罗夫微微一笑，说道：

“你看，世间万物轮回，就像绕圈子似的。年轻时我就当过记者，只不过不是在马戏团，而是在赛马场。有个喂马的，名字也叫米哈伊尔，就连姓也很相似——他姓罗果津。”

“是球嘛，就得这么旋转，”将军喃喃着，为自己的低级趣味而气恼，脸一下子胀红了，于是很快转换了话题，“我建议你不要和飞机打交道，坐火车用不了一昼夜。”

“我所关心的是这一昼夜怎么过？”古罗夫收拾起信件，却没有站起身来，而是翘起二郎腿，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彼得，你最好把你的秘密向我稍稍透露一点儿，不然这件事就显得有点荒唐了。一个人，就算他功勋卓著，给将军写了封信，说一声‘你来一趟’，将军就忙不迭地给他派去一个上校级的干探，好像我们睡迷糊了，或者是闲得难受。”

“我不想给你解释什么，”奥尔洛夫把手掌贴在胸口上，“米哈伊尔曾经从一帮匪徒手里救过我的命，当然，过去的事和今天这件事毫不相干。不过，既然米沙^①又提起了那件事，可见问题很严重。我请你走一趟，把事情弄清楚。”

将军起身，把一只手指短粗的手伸了过来。古罗夫握了握，冲他点了点头，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每天要给我打个电话。我看得出来，你已经坐不住了。”

^① 米哈伊尔的小名。

古罗夫已经推开了头道门，又转过身来，奇怪地看了朋友一眼，想说什么，但是奥尔洛夫摆了摆手，最后找补了一句：

“侦探，祝你成功！”

第一章 “俄国熊”

这样的海报走遍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唯独还不曾光顾过澳大利亚。然而说来事也凑巧，当赴澳演出的各项合同连细节都已敲定，只剩下最后签字的时候，“熊老大”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罗果任却拒绝了这次出国演出。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罗果任差一岁就六十岁了，身高将近两米，体重一百二十多公斤；而他的伙伴，由他驯练出来的狗熊果沙，前不久刚满十五岁。他俩是一对儿。果沙两只后爪着地站起身来，比自己的朋友高出一头，这一头可不是普通人的头，而是狗熊硕大的脑袋。不论米沙还是果沙都生就一身黑毛，而“熊老大”早已是白发满头，从侧面看，像是披着银白的假发，于是演技场上出现的便是一个一头白发的汉子和他满身黑毛的搭档。总的说来，他俩很相像：看上去笨拙，而实际上动作却敏捷灵活，都有惊人的体力，在生活中头脑也聪明，而且不乏狡黠的机智。他们都爱吃爱睡，不喝酒、不抽烟，对工作说不上满腔热忱，可也不推委逃避。该干的就得干，凑凑合合过不好日子；明摆着的，生为男子汉，就该好好做事。米沙和果沙没有严格排练的节目，他们会演的很多，很像是丑角演员。当然，他们有的是练好的串场滑稽表演和专门节目，一场都演不完，演这演那，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兴致和自我感觉。米沙和

果沙会徒手搏斗和拳击，会骑又高又大的自行车，会互相模仿着用上肢或下肢在地上跑，会踢足球、举杠铃，偶尔还能跳绳。说实话，这后一招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每当被绳子绊住，他们就拍拍后脑勺向观众鞠躬致歉。

“俄国熊”能征服观众，与其说靠的是各种高难度技巧，不如说是靠那些出人意料的即兴表演。等着看驯兽师和狗熊表演的观众有时不免嗤之以鼻：不管是什么驯兽师和狗熊——总是那一套！看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让这可怜的动物干什么？我们可知道你们那套把戏，那套蜜糖饼干加皮鞭的手段。演技场上一下子冒出两个大家伙，像人们预料的那样，一个人，一头熊，但是他们并不表演驯兽节目，却像是两个披着熊皮的演员。他们并不在圆形的拱顶下面演空中飞人，也不要火把，而是骑自行车、击拳、翻跟头，憨头呆脑地逗人发笑。直到过了半天，观众才明白，其中之一是可怕的巨兽。帮助观众辨明真相的方法非常简单：一个小丑出场，仿佛来的不是时候，于是米沙站起身来，双手举过头顶，开玩笑地问道：

“喂，你往哪里走呀？”

观众们看到，那个身材正常的小丑和这两个庞然大物站在一起，显得那样渺小可怜，于是米沙和果沙接下来的演出便一直伴随着狂热的掌声。“俄国熊”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国度尤其享有盛誉，那里的人们不久前还以为俄国只有某些地区才有电灯，以为那些地方的人不再披熊皮，只有官员才戴裘皮帽子，而他们的太太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才穿裘皮大衣。

演出一结束，米哈伊尔就把自己和熊反锁在隔离间里，在这里熊得到了可口的美食，而驯兽师为了调理自己的神经，却要大喝一通，因为他们毕竟一个是猛兽，而另一个是凡骨肉胎的人，稍有偏差，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米沙对果沙既喜欢又尊重，他没有把它

的爪趾剪掉，那两只熊爪像刀子一样锋利。这对演员很少出差错，外出演出时，每天都要上场，有时一天要演两三场，那情景是可想而知的……演出结束后，每个门都要锁紧，当熊咯吱咯吱大嚼苹果时，米哈伊尔得想办法织补演出穿的紧身服，不然就掏出万能的碘酒瓶和橡皮膏。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虽然出偏差的时候非常少，然而，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什么意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马戏团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清楚，绝大多数的不幸和受伤事故——划破一层皮或摔青碰肿不在其中——往往不是发生在驯练狮子老虎的时候，尽管这些动物咆哮如雷，倒是驯练笨拙的狗熊，最容易发生意外。

驯兽师和狗熊相敬相爱，生活得很友好。在国内，米哈伊尔总是节约开支，设法给朋友增加营养；到了国外，情况就不同了，果沙要尽量少吃奢侈的饭菜，以便节省外币，回国后好换成卢布，宽宽绰绰地逛市场，修理道具和兽笼。不管怎么说，米沙和果沙都是在俄国长大的，自幼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准则：要想生活，必须善于周旋。

现在他们又交了好运：应邀到澳大利亚演出。他俩都很高兴，因为这样又能饶有兴趣地看袋鼠，又能挣点外快。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现在国内就有这种看法：有机会没抓住，饿死活该！然而从果沙出生的那一天起就监护它的医生——您可别管他叫兽医——却昂起头来，用手指头指点着米沙伤痕累累，覆盖着一层白毛的胸口说：

“我说，你可要当心给你挣饭吃的伙计……路途遥远，天气炎热，车船劳顿，你们已经干得够多的了。果沙已经不小啦，一年当中它最好能休息两个月。尽管果沙是个勇士，力大无穷，可它的心脏功能很一般。”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罗果任二话没说,也没进行会诊,也没和谁商量,干脆拒签合同。虽说他们的家当不少,但他还是很快收拾了收拾,就回到了家乡那座小城。在这小城的马戏场上,他初次翻跟头时还是个流鼻涕的顽童。但是在米沙和果沙离开首都之前,以及在来到外省之后,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迫使罗果任想起了那位警察尉官早年欠下他的那笔账。那么多年过去了,尉官已经晋升为将军,但是他还没有忘记,因为……

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一,阴雨绵绵,这个季节俄罗斯各地几乎都同样潮湿、泥泞,天才的侦探、上校警官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坐在外省旅馆一间又脏又破的房间里,喝着带霉味的茶水,闷闷不乐地看着顺窗流下的黑糊糊的泥浆,叹息着世间万物生命旅程的短暂,想到人生不管干什么都要付出代价,而最珍贵的莫过于亲密朋友之间日积月累的人情债。即便彼得是位元帅,也无权平白无故地强迫他古罗夫做什么事情。作为将军,他可以派遣上校奔赴蛮荒之地,甚至赴汤蹈火,但是,在古罗夫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令他生厌,整个世界都失去光彩的时刻,可以迫使他出来工作的唯有朋友。彼得正是利用了这种友情,才使得他古罗夫有意拒绝也难于启齿。

古罗夫还没着手工作,甚至不知道究竟该干些什么,不由得动了肝火,自己可怜起自己来了。在火车上,不管碰到什么都粘手,衣服散发出一股沼泽地里的气味;等到了地方,空中又纷纷扬扬洒下来不知是雨滴、是雪花、还是细微的冰粒。当他提出要订高档房间的时候,柜台里的女郎美得哼了一声。他又要了一杯茶。

侦探在桌前站起来,把半杯浑浊的热茶泼在长满青苔的泄水盆里,开始在皮箱里翻腾起来。古罗夫是职业侦探,不管自己情绪如何,每件事势必做得有条不紊,仔细认真。对侦探来说,穿衣打扮

可不能马虎，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浴池、市场还是高档饭店，不管是初来乍到，还是已经住了两三天，都要一丝不苟地对着镜子打扮自己。早在莫斯科的时候，侦探就想像过自己怎样在溜滑的马路上迈着碎步，找到一座褪了色的带圆柱的楼房，墙上歪歪斜斜地挂着海报。海报上，一位面色绯红的体操女郎正在使劲地扳着自己那石膏一般的大腿，而一个醉眼迷离的酒鬼站在她身旁，垂头丧气，扮演着小丑。侦探一走进这座快乐的殿堂，一下子就找到了经理或办公室主任。每做一次自我介绍，就撒一次谎。在这种时刻，他必须装得恰到好处。

古罗夫做了一套体操，比平时加大了运动量，有意识地超越“极限”，因为力量充沛的感觉总是能使自己精神振作。然后，他用湿毛巾把浑身上下擦了一遍，穿上干净衬衣，吹起了口哨。他吹的是《百万朵红玫瑰》，完全吹走了调。他喜欢花，也喜欢给人送花。当妻子还能容忍他，而他本人还是个翩翩男子，而不像现在沦落成孤独的老狼时，普加乔娃唱的《百万朵红玫瑰》曾是这个从未幸福过的家庭的象征。众所周知，一切都会随着时光烟消云散，而女人的耐心则消失得更快。歌留了下来，妻子却离开了他。

古罗夫不想再回忆这段往事，他换了张唱片，现在一边随着刚换的曲子摇晃着身体，一边穿上牛仔服。这还是父亲几年前送给他的，现在要想买一身这样的衣服，上校就是花一个月的工资，再加上所有的津贴和补助也买不起。他想穿双运动鞋，但守旧思想占了上风，于是登上一双厚底的黑色便鞋，这双鞋也是父亲送的。真有意思，要是没有父亲的这些礼物，他这个当侦探的穿什么呢？父亲已不再是星级将军，再也不在西部地区当司令员，而在赫尔松市郊区的农村开畦种菜。他从德国回来到了乌克兰，却保持了在国外的生活习惯，总喜欢给儿子送点礼物，直到今天还是一高兴要送个

南瓜，要么送个西瓜，要么就送一桶鲜桃。

总之，上校的家庭生活偏离了轨道。妻子按自己的意愿离开了他，曾经是教授的妈妈和当上将的爸爸退了休，种开了菜，唯有他本人还没有出轨，衣兜里揣着手枪和手铐满天飞。警官这职业说起来好听，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自己的生活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照着镜子，自己嘲笑自己，并且摸了一下手枪，看它是不是从衣服下面露了出来。当确信自己的打扮既显得有教养又较为朴素之后，他才抓起雨衣，锁上房门，朝楼梯口走去。恰在此时，他听到身后有一扇门咣当一声打开了。他的本能瞬间被调动起来：侦探飞快地朝旁边跨了一步，同时做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

“嗨！您怎么，是马戏团的吧？”一个女人问道，她站在自己房门前，打火机打了几次也没打着，“有火儿没有？”

“您好。”古罗夫说着，从兜里掏出了打火机。

那女人往旁边闪闪身，请他进去。古罗夫走进房间时，闻到了一股法国香水味儿。这个特等套间非常讲究，仿佛不是属于这家旅馆，也不是坐落在这座城市。女人从古罗夫手中接过打火机，点燃了香烟，然后把打火机还给他，和他握了握手。

“我叫奥尔加·德米特里耶夫娜，”她像男人似的津津有味地深吸了一口烟，目光专注地看着古罗夫，“您不是马戏团的，而我也不是专等轻浮男人的。您叫什么名字？是准备搭个伴儿，还是像所有出差的那样，说走就走？”

古罗夫虽说是个侦探，但对女人的年龄却判断不好。从某些地方看，奥尔加·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年纪大约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人工化妆既可让人显得年轻，也可使人显得年老。她属于那种专门享受男人的成果并且深谙此道的女人，对这种女人古罗夫一向难以容忍。刹那间，他们彼此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各自开

始向对方表白：他古罗夫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而她是个完美无瑕的好女人。古罗夫完全明白，自己正处在这个新认识的女人的磁场之中，他研究着她那双精美的小花鞋，没有抬眼看她，因为看她的眼睛和头发是什么颜色，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您是今天来的？莫斯科人，是吧？”奥尔加·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到摆满酒瓶的桌前，往两只高脚杯里倒上了白兰地，也不邀请古罗夫，自己就挺有气派地喝了一大口。

“我叫列夫·伊万诺维奇，今天刚从莫斯科来。很高兴和您共饮，谢谢，”古罗夫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一仰脖把酒喝光，过了半天才说，“为我们的相识干杯！”

“您是干什么的？我们从前是不是见过面？”

“很遗憾……”古罗夫微微一笑，“也许真有这个幸运？”

他不会说恭维话，而且也不想言不由衷。

“粗鲁的家伙！”女人娇媚地低下头，把高脚杯伸出来，“来，让我高兴高兴，但是您要当心，我是和丈夫住在这里，而且总的来说，跟你们不是一个层次。”

古罗夫想起了那个陈年的笑话：“要注意，我是个姑娘，总的来说，干完这件事我就头疼。”于是他大声说：

“当然，当然，我是个下层人，”他给女人斟上白兰地，却把自己的杯挪到了一旁，“非常感谢，可我确实该走了。”

侦探没有吻这位太太的手，只是矜持地躬了躬身，迈步走了出去。早在莫斯科他就研究过这个城市的地图，从旅馆到马戏团的路他很清楚，一共没有多远。古罗夫既不是疑心过重，也没有穷究事理的嗜好，但是每逢遇到什么不一般的、脱离生活常规的现象，他总要深思熟虑：这样或那样的事件为什么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城市中心旅馆的豪华套间，通常都留给知名人士，那些酒和酒菜显

然是从莫斯科带来的，就连那个自酌自饮的太太也来自首都。她还不经意地说出了“马戏团”和“丈夫”这样的字眼。明眼人不难判断：这个套间的男主人，也就是这位富有魅力的寂寞女人的先生，肯定是国家马戏团或者俄罗斯马戏团的一位大人物。

古罗夫听到身后有汽车驶来，机警地从人行道边朝里躲闪。疾驶而过的“丰田”车轮飞转，碾得污泥浊水飞溅，那些不太麻利的当地人都弄了一身泥污。堂而皇之的汽车对人们的责骂毫不理会，驶过两个十字路口，停在了马戏团大楼的门前。

对于这次出访，侦探原本态度消极，他猜到了楼房会有圆柱和海报，但是绝对没有想到这里的欢乐气氛和主人公们非凡的审美力。圆柱上的灰泥并没有剥落，正门的台阶扫得干干净净，广告牌既没褪色也没挂歪，毫无疑问，绘制广告牌的美工师即便称不上才华横溢，起码可以说独具眼光，手笔不凡。背景朦胧，浅浅地勾画出技巧演员，手技演员和优美的甚至性感的女体操演员，近景突出了一位表情聪颖而忧郁，身材又细又高的丑角。上面的题字也富有时代精神：“亲爱的朋友们！尊敬的太太和先生们！我们永远高兴和你们相见！”

古罗夫久久注视着广告牌，然后又看了一眼那辆挂着莫斯科市车牌号的脏乎乎的“丰田”。他深信正门是锁着的，但还是执拗地沿着干净的白阶走上去，伸手去推。沉重的大门竟出乎意料地敞开了，于是侦探走进了昏暗的前厅，这里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前面，透过敞开的帷幔是灯火辉煌的演技场，从那里传来嘈杂的人声。侦探明白，这里正在排练。他凑过去，好奇地看了起来。他蓦然意识到，早在莫斯科，后来在火车上，再往后在旅馆中，在那位不期而遇的客人的房间里，在大街上，在广告牌前，直到现在，在马戏团的大楼里，他一直不想考虑这次即将面临的会见。古罗夫压根儿